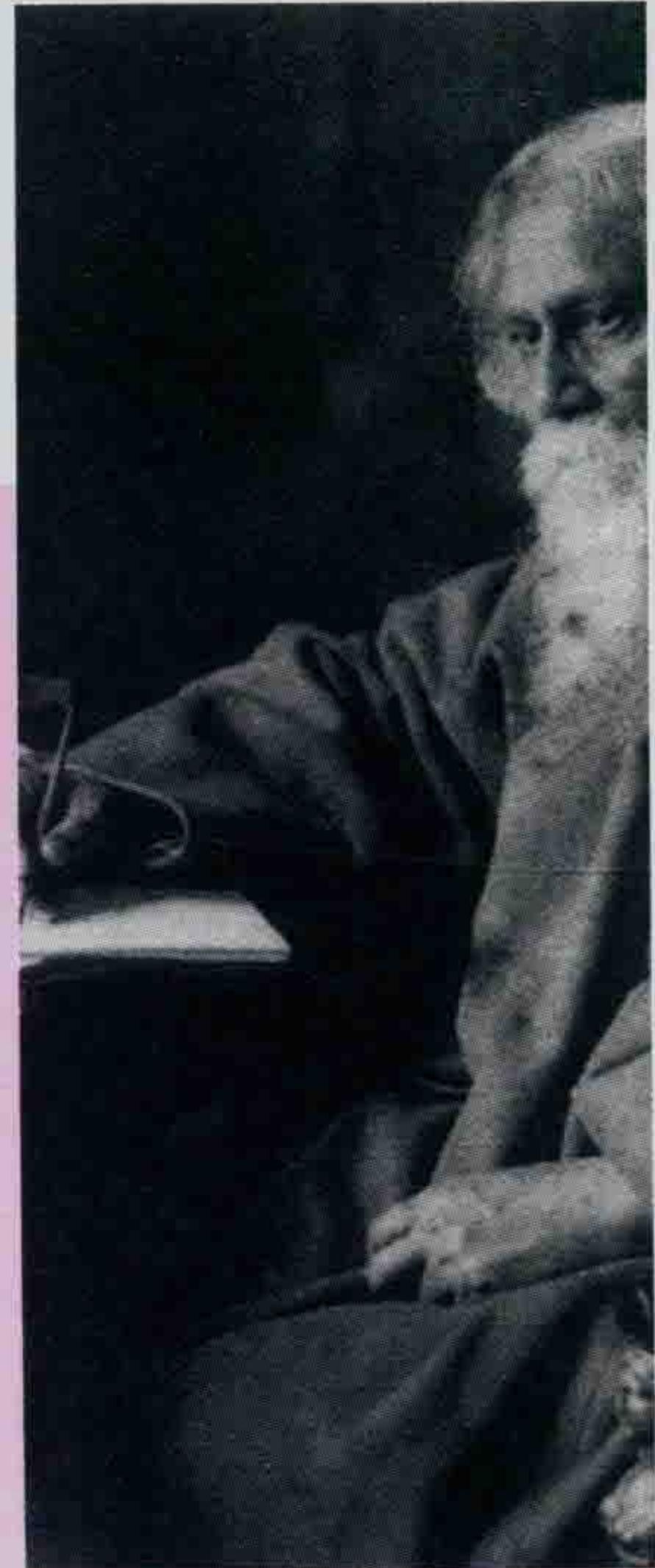


# 泰戈尔书信集

◎泰戈尔书信集

[印度] 泰戈尔著  
白开元译



外国名作家文集·  
泰戈尔卷

◆漓江出版社

# 泰戈尔书信集

Tagore

[印度] 泰戈尔著  
白开元译



外国名作家文集  
泰戈尔卷

◆ 潘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泰戈尔书信集 / (印) 泰戈尔著；白开元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5407-7923-8

I . ①泰… II . ①泰… ②白… III . ①泰戈尔

(Tagore, Rabindranath 1861-1941)-书信集

IV . ①K833.5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231797号

TAIGEER SHUXIN JI

泰戈尔书信集

[印度] 泰戈尔 著

白开元 译

责任编辑：张 谦

刘红果

书籍设计：石绍康

责任印制：杨 东

出版人：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10-85893190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西大街 邮政编码：065300)

开本：880mm × 1230mm 1/32

印张：11.5 字数：243千字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4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316-8836866)

· 译 序 ·

白开元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是印度大诗人。他从八岁开始练习写作，一直到逝世前口授最后一首诗——《你创造的道路》，创作生涯长达七十余年，为后人留下九万余行的各类诗作。

其实，泰戈尔也是一位散文高手。编入孟加拉语《泰戈尔全集》的散文集多达五十六部，书信是他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泰戈尔在寄给五哥五嫂的书信中，以诙谐的语言记叙首次远离亲人的落寞心情，面对浩瀚大海的奇特感受，第一次洗土耳其蒸气浴的乐趣，令他心旷神怡的山川湖泊、田野村落，显示出状写景物的非凡才华。此外，他辛辣讽刺个别旅英孟加拉人崇洋媚外、无聊地模仿英国陋习的拙劣行径，对某些英国人的傲慢、偏见和无知做了无情抨击。他把旅英生活的体会用与亲人面对面交谈的口语抒写出来，开创了以白话文写散文的先河。

泰戈尔写给妻子、儿孙的信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是一个感情专一的丈夫、教育有方的父亲和极为慈祥的爷爷。

在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泰戈尔与文友广泛交流，阐述他所遵循的美学理论，表达他对各种文体作品的睿智看法，也总结他的深切体会和审美经验。

泰戈尔认为，“作者心里，有一种人性，作者的外部社会中，有另一种人性。这两者相聚的结果使文学中诞生新人。在这些新人中间，作者的本性和外部的人性建立联系，否则，就没有生动的创作”。他对有些人把“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属性”贴在文学作品上，以及根据作者阶级出身评判其作品的做法表示极大不满。他说他作品中展现的，是极其质朴的人性，反映历史是次要任务。

用泰戈尔认可的艺术尺度去衡量他和其他文豪的作品，不难发现，以缜密构思、精当语言表现人性的作品，至今广为流传。而以某个历史事件为题材的作品，则仅具有史料价值。泰戈尔的文论或许能给当代作家一些有益启示。

1890年，泰戈尔遵从父命，只身前往河流如网的孟加拉水乡，经管祖传田庄近十年。他在写给侄女英迪拉的大量信件中告诉我们，他在农村结识了在城里从未接触过的社会底层的各种人物，感受到了他们的喜怒哀乐，从而拓宽了视野，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素材。他的创作风格不知不觉从浪漫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这一时期他写了散发乡土气息的诗集《金色船》《瞬息》《收获》，以及《邮政局长》等一批优秀短篇小说，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恒河平原一幅幅绚丽景色让泰戈尔陶醉，但孟加拉农民的赤贫和生存环境的恶劣，震颤了泰戈尔的心。他心中萌生了帮助他们脱贫致富的念头。经过深入考虑，他把创建合作社和兴办教育当作人生两大目标。作为一个富家子弟，他后半辈子致力于帮助农民走上富裕道路的执着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泰戈尔一生关注国家和人类的命运与前途。1919年，印度发生阿姆利则惨案，泰戈尔在致印度总督切姆斯福特勋爵的公开信中，

愤怒宣布放弃英国政府授予他的爵士头衔，对殖民政府的血腥暴行表示强烈抗议。在给圣雄甘地的复信中，他指出甘地的理想“就是印度的理想”。他赞同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呈上两首短诗，对甘地的崇高事业表示支持。

泰戈尔曾十二次远涉重洋，访问几十个国家。出访期间写的大批书信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和与各国人民的友谊。

1927年泰戈尔访问爪哇，受到外国元首般的盛大欢迎。他写给亲人的信中描述了那里淳厚的世风民情，给他留下美妙回忆的佳美兰乐器演奏，典雅柔美的巴厘舞蹈以及两大史诗对爪哇文化的深广影响。他访问爪哇的一大成果，是把爪哇的蜡染技艺带回印度，从此流传开来。

1930年泰戈尔访问俄国期间写给亲友的信表明，这次访问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在座谈会上，他就土地所有制、人权、家庭、自由等问题，与苏俄有关人士进行深入探讨。虽然他不能接受苏联政府采取的某些强制性措施，但许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巨变，使他深受鼓舞。他盛赞“普及教育的完美措施和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对印度群众来说是一个神话故事”，他看到了“从前躲藏在贫穷后面的工农群众，如今昂首阔步走在社会的最前列”。他将俄国天翻地覆的变化与苦难阴影笼罩的印度做了比较，看清了西方国家的文明对印度显示武力的本相。他对暴力革命的疑虑终于消散，呼吁印度人民起来与殖民当局做斗争的声音更加高亢：那警察的袭击算不了什么，告诉我们的后代，勇往直前吧！

在近代的世界文豪中，泰戈尔与中国有着特殊的亲密关系。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泰戈尔在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公

开信中，赞扬中国人民在抗战中“所表现的英雄气概，是一部宏伟史诗”。他预言：中国是不可战胜的，“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胜利的种子正播入你们的心中，并将一次次证明，它是不朽的”。他的预言已为历史发展所证实。

泰戈尔书信内容范围极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宗教哲学、翻译理论，以及他的人生观、生死观、进化论。本书择译的书信记录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折射出他漫长而复杂的人生旅程和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希望能让我读者看到一个真实的泰戈尔。

## 目 录

I · 译序 · ○白开元

I 1878年

15 1879年

37 1889年

38 1890年

41 1891年

58 1892年

85 1893年

90 1894年

105 1895年

109 1900年

112 1902年

118	1906年	222	1928年
121	1908年	225	1929年
122	1910年	233	1930年
130	1911年	263	1931年
132	1912年	270	1932年
134	1913年	276	1933年
140	1914年	277	1934年
146	1915年	289	1935年
148	1917年	316	1936年
160	1919年	322	1937年
167	1922年	332	1938年
175	1923年	343	1939年
180	1924年	350	1940年
185	1925年	356	1941年
187	1926年		
190	1927年		

# 1878 年

## 写给伽达摩波莉·黛维<sup>[1]</sup> 的信

—

五嫂：

9月20日，我和旅伴登上普那号客轮。五点整，普那号客轮起锚，拉响汽笛，缓缓离开码头。我们肃穆地站在甲板上，渐渐地，印度的海岸线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我讨厌旁边旅客的喧嚷，进入船舱躺下。无须隐瞒，我当时无精打采，心情落寞、颓唐。咳，不谈这些，不写伤感的话，我对离愁别绪素无兴致。真下功夫描述一番，你未必有读完的耐心，泪水不会溢满你的眼眶。

我一直匍匐在印度洋的脚下。自20日至26日，六天的经历，历历在目。你想必知道什么叫大海的折磨，但折磨得多么凶残，恐怕是你想象不到的。我上船不久就病倒了。阅读我的病情报告，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泪流满面。整整六天，我起不了床！我的舱房黑咕隆咚，小得可怜。为了不让海水溅进来，窗户全关死了。我像印度那些阳光下不准露面孔和肢体、不许让和风吹拂的大家闺秀，过了暗无天日的六昼夜。头天傍晚，旅伴硬把我从床上拽起来，拖到餐桌

[1] 泰戈尔的嫂子。

旁。用完餐起身时，我的脑壳里发生了混战。我看不清东西，腿挪不动，摇摇晃晃，勉强走了两步，一屁股瘫坐在长凳上。旅伴搀扶我走上甲板，我用力扶着栏杆站定。那是个漆黑的夜晚，天空乌云密布，冰凉的海风迎面袭来。客轮向两侧喷着火花，茕茕独行在杳无人烟无边无际的海上。海水哗哗地涌涨，四周是望不尽的浓稠幽暗。这是何等沉闷的氛围！

我未能站多久，头晕得厉害，赶紧抓住旅伴的手返回客舱，倒在床上。一连六天，我没有力气抬一下脑袋。我们的侍者不知何故向我投来十分爱怜的目光，白天有一顿没一顿地给我送菜送饭。我毫无胃口，一口没吃。他向我发出警告：“你老不吃饭，过几天会瘦得像只老鼠。”他表示愿意不辞辛苦，为我效劳。我一再感谢他，下船给了他比口头致谢更加实惠的玩意儿。

六天后，客轮即将抵达亚丁，大海平静了一些。我们的侍者进舱，耐心地劝我起来活动活动身子。我听从劝告，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果然，我羸弱得像老鼠，脑袋仿佛尖了，和肩膀很不协调；四肢仿佛是偷来的一件肥大衣服，极不熨帖。出了客舱，我蹒跚着走上甲板，斜倚船舷。在舱内闷了几天，此时沐浴于海风中，有一种死而复生的舒畅感觉。

正值正午时分，忽然，我看不见海上行驶的一条木船。四周望不见海岸，我和别的旅客都非常惊奇。听见木船上的人扯开嗓门呼喊，客轮徐徐停下。木船上的几个人划着舢舨靠近客轮，从软梯上爬了上来。他们是阿拉伯人，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途中迷失方向。偏偏船上的淡水桶被撞破，水流了个精光，可是船上有许多旅客。

客轮的水手给了他们足够的淡水，展开一张航行图，指示航向，告诉他们大约几天的航程。他们千恩万谢地下船去了。我担心他们能否平安到达马斯喀特。

9月28日，星期六。早晨从梦中醒来，只见前面是重重叠叠的山峦。这是一个晴和、美妙的黎明，旭日喷薄而起，海面异常安谧。山区的景致如此绚丽，我难以用语言描述。山顶上的彩云低垂着，仿佛吮吸了过量的阳光，站不住，慵懒地倚着峰巅。镜子般清澄、平静的海面上，滑过一条条帆船。一幅美丽的海滨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

客轮停靠亚丁港，我提笔写家信。刚写了台鉴，就发觉经过几天折腾，脑子里乱糟糟的。智力王国呈现无政府主义状态，不知该怎样往下写。文思犹如蜘蛛网，一捅就破，理不出头绪来记叙旅途经历。我落到这步田地，未能及时寄信给你，但愿你觉得没有理由生我的气。

我对大海不那么尊敬了。想象中的大海和我亲眼看到的大海，相去甚远。站在岸边觉得大海宏阔、壮丽，但到了海上，它似乎变样了。感觉上的变化是有缘由的。我伫立孟买的海滩遥望大海，蓝天碧水在地平线交汇。我曾遐想我穿透地平线的屏障，扯起地平线的帷幔，我面前便出现无际的碧水。地平线后面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曾在我的想象中浮荡，那时未想到地平线后面还有地平线。行至大海中央，客轮仿佛不动了，稳定在地极圈内。地极圈如此窄小，

严重限制想象的飞翔。不过，你看，实情应当严加保密。从蚁垤<sup>[1]</sup>到拜伦，历代骚人墨客，凝望大海，心潮起伏，诗兴大发。我若不如此，岂不叫人耻笑！处于伽利略的年代，我这样胡言乱语，说不定也会身陷囹圄。也许，这么多诗人歌颂大海，我说几句怪话，无关紧要。我觉得，波涛澎湃的沧海的确十分壮美，不幸的是，浪卷波翻，我就头晕，壮美的景致旋转得模糊不清。

我走出客舱，引起其他旅客的注意，我也暗暗打量他们。我生来畏惧女性。同女旅客擦肩而过，总怕发生麻烦。查诺格先生生活到今天，肯定建议我离开女性一万尺远。我不敢与女旅客接近的缘故，首先，是怕思想王国发生可悲的混乱。其次，担心一张口说出不得体的话，惹得心胸狭隘的太太、小姐又羞又恼。要知道，她们向来不能容忍违背她们习俗的言谈举止。再次，在她们礼服的茂林里徜徉，难免局促不安；用餐若为她们切肉、切烤鸡，心不在焉难免切断手指。思之再三，我打定主意，远远地躲着她们。我们船上不缺少女性，但男士们一路上抱怨她们中间没有一个摩登女郎或迷人的倩女。

从亚丁到苏伊士，客轮航行五天。经欧洲大陆赴英国的旅客，下了船在苏伊士换乘火车，前往亚历山大港。另外一艘客轮在那儿等候他们。登上那艘客轮，穿越地中海，直达意大利。我们是过境旅客，必须在苏伊士下船。

我们在苏伊士换乘火车。铁路两边是绿色的农田，有的地方，

[1] 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作者。

枣树挂着一嘟噜一嘟噜的枣子。田野里镶嵌着一口口水井，一间间农舍。房子是四角形的，没有立柱、游廊。四壁开一两扇窗户，谈不上什么建筑美。不过，我以前想象非洲从头到脚是漫漫黄沙，此时纵目远眺，并未见到那种模样。绿原上枣树林中闪现的黎明，我认为十分迷人。

我第一次踏上欧洲的土地，到达一个陌生的国家之前，想象那一定是个神奇的国家。真的身临其境，神奇感竟荡然无存。听我说到了欧洲不觉得新鲜，有的旅客不禁露出惊诧的神色。

火车向前飞驶。我们终于见到了慕名已久的蒙特塞尼斯大隧道<sup>[1]</sup>。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从山的两端同时挖掘，几年后，双方准确地在山中央会合。火车穿越大隧道花了整整半小时。黑暗中，我有一种憋闷的感觉。列车里昼夜亮着灯，因为几乎每隔五分钟就驶进一条隧道，见到阳光的时间极短。从意大利到法国，一路欣赏清溪、江河、镜湖、村庄、崇山峻岭，忘却了旅途劳顿。

上午到达巴黎。安顿停当，我们到土耳其浴室洗澡。先坐在一间温暖的屋子里，不一会儿，有些人大汗淋漓。我不出汗，被带到更热的屋子里，这间屋子像火炉，睁着眼，眼睛火辣辣的。几分钟后，我受不了了，出来时汗水汩汩地往外冒。在另一间屋里躺下，一个人高马大的侍者为我全身按摩。他一丝不挂，肌肉发达的健壮躯体，我从未见过。我暗自思忖：“捏我这只‘蚊子’何需他这门‘大炮’呀！”他夸我身材颀长，假如横里再长些肉，在人们眼里将是个

[1] 此处指仙尼斯峰铁路隧道 (Mont Cenis Railway Tunnel)，1857年开工，1871年完工。

标准的美男子。他手脚不停地为我按摩近半个小时。降生凡世后我的肉身沾染的污秽，全被他擦净了。按摩完毕，他带我到另一间屋，用热水、香皂、海绵一丝不苟地洗刷我的身子，然后在毗邻的屋里手提大水壶往我身上浇热水。突然，热水没了，浇上来的是冰似的凉水。热水、冷水轮番浇完，叫我站在一个大水箱里，上下，左右，前后，箭一般的水朝我身上喷射，在砭人肌骨的“箭雨”中站立片刻，我胸膛里的热血仿佛都凝结了。像战场上的败将，我喘着气哆嗦着走了出来。旁边是池塘样的水池，问我愿意不愿意下去游泳。我断然拒绝。我的旅伴扑通一声跳了下去。浴室的人看着他游泳，大发议论：“瞧，瞧，姿势太难看了，跟狗似的。”

土耳其浴室里的沐浴到此宣告结束。我觉得，到这里洗澡和把身体送到洗衣房去，是一回事。

告别巴黎，渡过英吉利海峡，我们到了伦敦。映入眼帘的是黑烟、阴霾、雨雾、泥浆和人们来去匆匆的神态。我从未见过像伦敦这样阴郁、昏暗的城市。我在伦敦待了一两个小时，离开伦敦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的朋友告诉我，初识的伦敦不惹人喜欢，住了一段日子，交往多了，才能看清她的风姿。

罗毗<sup>[1]</sup>

1878年

[1] 泰戈尔的小名。

## 二

五嫂：

几天前，我们参加化装舞会。那天前来参加舞会的男女络绎不绝，身着各种各样的服装。宽大的舞厅，被煤气灯照得如同白昼，舞厅的一角，乐队在为六七百名俊男美女演奏舞曲。大厅里拥挤得无立锥之地，可把它称为德里的“月光市场”。

每间房里，一群男女手拉着手，急速地旋舞，简直是一对对疯子。每间屋子里有三四十对舞伴，实在太挤了，难以计算多少人碰了别人的肩膀。有一间屋成了香槟酒的“俱卢战场”<sup>[1]</sup>，到处是肉和酒，人如密林。姑娘们不间断地跳舞，脚不停地挪动两三个小时。

一位女士装扮成雪山女神，浑身雪白，身上装饰的珠子，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另一位英国女人装扮成穆斯林妇女，穿一条红灯笼裤，外罩过膝的绸裙，头上缠的一块布像帽子，装饰得体。另一位打扮成孟加拉姑娘，主要服饰是一条纱丽和一件胸衣，外面是一条披纱，比穿英国服装显得更俏丽。还有一个女子打扮成英国女仆。

我装扮成孟加拉地主，身穿的绒布上衣和缠头布点缀着金丝银线。我们中的另一位装扮成阿逾陀的领主，所穿的白绸裤、白绸衬衫、肥大的白绸罩衣和头上的缠头巾，以及束的腰带，都缀有金线。阿逾陀的领主们也许不穿这种衣服，他会被发现是假领主的。我们另一位孟加拉人装扮成阿富汗司令。

[1] 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般度族和俱卢族激战的战场。

上星期二，我们应邀参加一位绅士家举办的舞会。黄昏出门，通常穿御寒的厚衣服，但晚会上穿薄黑毛料衣服才符合风俗。作为晚装之一的衬衣，必须洁白，一尘不染，外穿开胸毛料背心，白衬衣的前部露在背心外面，脖子上系白领结，最外面是一件燕尾服。燕尾服前面至腰部敞开着，与我们前下摆至膝盖的制服不同，它前面的下摆至腰部，但后面的下摆不开口，像尾巴似的悬垂着。入乡随俗，我们不得不穿尾巴悬垂的制服。参加舞会，要戴一双白手套，因为，跳舞要拉着女士的手，男士光着手，会弄脏女士的纤手。她们戴手套的话，手套也可能被男人的手弄脏。在别处与女士握手，得脱掉手套，但在舞厅，恰恰相反。

言归正传，九点半钟，我到了他们家里。舞会还没有开始。女主人站在门口，与特别熟悉的来宾握手，对陌生的来宾点点头表示欢迎。在这个白人的国家，举办家庭舞会，男主人不起重要作用，他出面接待客人，或者在卧室酣睡，谁也不介意。

我们走进客厅。煤气灯光下，客厅十分明亮，上百位美女的丰姿之光，使煤气灯光黯然失色，这儿正欢度“容貌节”。一进客厅，不禁觉得眼花缭乱。客厅的一侧，乐师们在弹钢琴，拉手提琴，吹笛子。四周墙边，摆着椅子。墙上的几面镜子，反射出耀眼的煤气灯光和迷人的美姿。舞厅的木板地不铺地毯，打上蜡，在上面行走不小心会摔倒。地板越滑，越适合跳舞，因为光滑的地板上，行动自如，脚不费劲儿，轻飘飘地滑过来滑过去。

楼房四周的布局有些像回廊，具有隐蔽性，树木茂盛，放着几张长凳，被称为恋人的幽会林。跳舞跳累了，或者厌烦人声嘈杂，